

紫云文丛

洪深年谱长编

古今

杨春忠

编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洪深年谱长编

古今 杨春忠 编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洪深年谱长编/古今、杨春忠编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9
(紫云文丛)
ISBN 978-7-104-02798-0

I. 洪… II. 古… III. 洪深 (1894~1955) —
年谱 IV. K825. 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9129 号

洪深年谱长编

责任编辑: 刘建芳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20

字 数: 1800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798-0

定 价: 280 元 (全 10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一）

汪 培

古今（顾嘉谷）学弟来信说：“向您报告一个好消息，《洪深年谱长编》已经交给中国戏剧出版社，年内可以出版。”当前，一些有价值但并不卖钱的书遭遇出版难之时，这的确是个好消息。由于他执教的聊城大学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此书终于得以和世人见面，可喜可贺！

古今比我年轻许多，但我们却是洪深教授同一批的学生。那是在1946—1947年，当时我在复旦大学，古今在上海市实验戏剧学校（今上海戏剧学院前身）。洪深先生在复旦外文系执教，又去剧校开表演课。那时我们身处两校，无缘相识。我和古今结识，要到本世纪伊始。这还得从内刊《横浜桥》说起。

《横浜桥》是剧校同学办的校友通讯，以当年校址在四川北路横浜桥地段而取此名。我虽不是校友，但刊物主编应日隆兄每期都寄给我，而我也饶有兴趣地必通读一遍，因为其中有些校友我认识。2001年的一期《横浜桥》上，日隆把我发表在《文艺百家》的《缅怀洪老夫子》一文转载了。接着，刊出古今给我的一封公开长信，编者还

加了按语。我读古今的信，非常感动。想不到有这样一位学弟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老师光辉的艺术人生，并且计划编一本详尽的年谱。他也曾为出版《洪深文集》续编奔走呼吁，却得不到积极回应。说实在，我读了他的信，真是感喟万千，心情难以平静，不知从何说起，因而拖了一段时间才在《横浜桥》上复信。从此，我们保持联系，成为好友。这要感谢《横浜桥》。

三年之后，我在医院病榻上读了古今寄来的《洪深年谱长编》文稿。我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认真读完这部四十万余言的大著。古今的工作干劲与效率令我惊讶。在这短短数年间，他竟然完成了这样一本极有价值的、洪深研究者必须阅读的著作。要知道，撰写这本书，作者需要何等的毅力与精力。他既要在旧报刊、书籍的浩瀚海洋里搜索寻觅，又要遍读当今研究洪深的文章书籍，加以综合疏理，才能写出这样一本全方位、全景式地展示洪老夫子一生在话剧、电影界叱咤风云、取得辉煌业绩的书。

此书之所以是全方位、全景式的，是作者写作的立意与方法。作者把传主放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里，以传主为主人公，写了他从事的环境与四周人物，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作出的贡献，以及他给中国话剧、电影事业的发展带来的活力与生机。为了突出时代背景，作者把当时中国每年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作了提示；为了展示话剧、电影的发展进程，作者把当时有关的人和事都加以展开，使读者从《长编》可以窥见我国话剧、电影前期历史发展的概貌。仅从一点来说，此书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年谱。

记得我初次给古今的公开信里说：“您计划中的《年谱》如果一时尚难动手，是否可以考虑先写一本评传或者

评论集子呢？”现在看来，我这个主意并不符合古今的初衷。他是要先编纂出一本完整的年谱，才着手写洪深评传。确实，完整的年谱是写好评传的基础工程。只有全面、完整地了解传主的人生轨迹，并作深入研究，才能写出一本足以呈现传主用话剧艺术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伟大贡献的评传。年谱编纂做得越细致深入，评传也会写得更丰满深刻。古今如今完成了这个基础工作，下一步就可以此出发，朝着计划中的评传迈进了。古今在信中告诉我：“接下来他将和一位聊城大学的年轻同事合作撰写《洪深评传》，又是一个好消息。我祝愿作者们工作顺利，早日成功。

歌德评论莎士比亚时讲：“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这句话，我想形容洪深教授，不论是他的生平经历，或者是艺术成就，都是合适的，也即是：说不尽的洪深教授。读者们将在《长编》中体会到。

洪老夫子是一位热爱祖国，崇尚民主，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是站在时代前沿的知识精英中的一员。由于热爱祖国，他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结束六年的留美之旅，决然回国。当他一踏上祖国土地，立即用他学习到的戏剧专业知识报效祖国了。他是我国第一个留美专门学戏的人，也是哈佛大学倍克教授唯一的中国学生。大家知道，二十世纪初，一批留学日本的学生组织春柳社，以新剧命名，把不同于我国戏曲的演剧样式带到了中国，翻开了中国话剧史的首页。但从事者是间接地从日本接受这个戏剧样式的，对西洋戏剧的理论与演剧方法并未真正学到手。到二十年代洪深教授手里，才直接地取来了西洋戏剧的“真经”。之后，

新剧的没落与话剧的崛起，是戏剧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洪深教授归国之后，一面教书育人，一面投入演剧活动。他那集编、导、演于一身的一出《赵阎王》，可说是真正合乎话剧规范的揭幕之作。与此同时，他率先闯入电影界。在一些人把初期电影看作纯商业行为，自恃清高而不屑为伍时，洪先生毕竟是在大洋彼岸见过世面的人，已经认识到这个新兴的艺术园地，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因为它是最具大众化的一个艺术品种，可以用它来开启民智，教育人民。因此他不顾别人的讥讽非议，毅然加入进去，从无声片到有声片，他都注入了大量心血，有许多至关重要的建树，取得了巨大成果；也为后来左翼剧人迈入电影界开辟了道路。他是中国话剧电影的开拓者，也即是自己所说“我的打鼓时期”；就其开拓的广度与深度来看，说他是全面引进者也不为过。他根据当时话剧电影理论建设的需要与自己实践中的体会，撰写、翻译了大量的文章，又写了大量的话剧电影剧作，真是著作等身。今天我们重温洪先生的著作，真如同进入了一座戏剧电影艺术的宝库。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没有一部《洪深全集》呢！

洪先生学识渊博，视野开阔，他深知文化艺术是多元的，从而广采博纳，为己所用，艺术的包容度极大。他既然立志要做一个易卜生式的戏剧家，那么凡是有利于改造社会、促使进步的演剧活动，他都乐于与之合作。他没有门户之见，更不会卷入宗派小圈子之中。他在剧坛驰骋的天地比谁都广阔得多。他参与上海戏剧协社搞爱美剧活动，他创建复旦剧社，提倡学校演剧，他参加南国社，直至加入“左联”，都有他的用武之地。他脚踏实地，不脱离生活，不脱离群众。他面向广大的市民阶层，一出《少

奶奶的扇子》争取到了多少新观众！他打开了局面，原先观众局限于知识界，至此开始向着广大群众扩展。在中国戏剧史与电影史上，洪老夫子是个绕不过的人物，他的历史功绩也是不容低估的。我们从洪深教授的演剧活动的进程中，也看到他思想政治的与时俱进。

洪先生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又如他自己所说“是个小资产阶级分子、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亡、政府专制腐败的现实，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国一致抗日以及此后建立联合政府建设民主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而且他始终贯彻在自己的言行里。于是，他积极投入国防戏剧运动之中。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上海战事打响，他立即和金山率领上海戏剧界抗日救亡演剧二队北上，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八年抗战，原本立志不做官的他，在时任副主任的周恩来领导下，在军委政治部的三厅、文工会当了七年的“戏剧官”，为大后方组织演剧宣传工作与培养戏剧人才作出了卓越成绩。在这时期，他又为多个剧团执导新戏，挤出时间为大学、剧专授课，他不愧是个开足生命马力的战士。

抗战胜利后，洪先生就回到了上海，在复旦执教，我就是在那时成为他的学生的。当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保住独裁体制悍然发动内战的历史关键时刻，洪深教授奋起投入了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以他的社会地位与声望，挺身而出，一些大规模集会都由他来主持。这里，以我亲历的波及全国、震惊世界的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〇”学生运动为例，不免要多写上几句。当洪先生得知进步学生通宵被困在101教室时，他立即赶到校园与反动军警作面对面的抗争；然后又赶到市区找到市

长吴国桢，拉他到复旦现场，质问他：“你天天讲民主，堂堂学府竟然被军警包围，这是什么民主？”迫使吴国桢不得不下令让军警撤离。之后，全市各大学进步学生遭到大逮捕，洪先生目睹了这一野蛮行径，其中就有复旦大学的学生是在他家避难时被抓走的。他主持了复旦大学全体教授、讲师的罢教大会。他开头第一句话是：“当今，我们面临着人与兽的分野！”他的慷慨激昂的讲话与正义呼声，使全场为之激动。当场，陈望道、周谷城、洪深等九十九人联名发表罢教宣言，以示抗议。

综观洪深教授波澜壮阔的一生，我们看到他在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史剧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他的这一个角色是他人无法替代的。

今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三十周年。随着思想解放，价值观念有了变化，我们的思想认识已经少了偏执，多了包容。我相信：人们对洪深教授的历史评价会更加充分，会更加公允，也会更加珍视他留给后世的文化遗产。

古今学弟要我为《洪深年谱长编》说几句，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我乐于从命。是为序。

2008年9月14日，中秋

深情缅怀恩师洪深先生（序二）

赵 沔

古今、杨春忠编著的《洪深年谱长编》问世，很为之高兴，理应热烈祝贺。

古今，原名顾嘉谷，1946年9月入学，与我同班级就读于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现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

当年，为了在上海找稳立足点，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准备以同等学历报考学校，首选交通大学，得知戏剧学校招生，有许多国内名流授课，决心改志报考，读表演系。入学报到，被编在洪深教授班上，感到幸运。

初入学，对洪先生的过去知之甚少，同学间交流，依稀晓得一些，其中有：大光明电影院抗议美国电影《不怕死》侮辱华人的事件；在武汉当面怒斥汪精卫的悲观亡国谬论；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三厅的戏剧科科长；由于愤世、穷困，全家服毒自杀，等等。洪先生只让学生称之为“先生”，我们背后以“老夫子”尊称之。

第一课，洪先生讲戏剧基础原理之一的《刺激与反应》。大家惊喜他传授艺术的特殊手法，形象化，通俗易

懂，引人入胜，使大家为之振奋，印象极其深刻。这一堂课，原本在教室，洪先生首次亮相，全校四个班级近二百人，闻讯蜂拥而至，临时改在四楼小剧场。历经几十年，不少老校友仍然津津乐道，在校友刊物《横浜桥》上，发表文章的竟有六个版本。

洪先生授课，身体力行，讲到演员要懂得“放松”，示范如何放松，只见他柔软地慢慢躺到草席上，姿态优美自然。甚至还教过我们拳脚打斗的套路。

他的教学，注重艺术实践。三个学期中先后选择了《日出》、《屈原》、《大凉山恩仇记》和《第二梦》等戏，作课堂讲学，朗读、分析、修改、排演，深化艺术教育。《第二梦》，经过紧锣密鼓的排练，得到他的批准列入学校的演出计划，1948年1月对外公演11场。

对于艺术，他要求严格。演员进入角色，要有激情，在这上面不厌其烦地启发、示范，以言语鼓励、赞赏、挖苦，甚至用动作来刺激，只是为了唤醒你心灵中的激情；演戏要入情入理，合乎情理，强调不要演戏要演人，艺术的基本要素是朴素平直；演员在舞台上，犹如自己是一架钢琴，同时又是一个演奏钢琴的人，对角色的特点、性格、思维、动作要做到自明，让观众一目了然。

选派同学参加演剧九队的《丽人行》、《大凉山恩仇记》和上海剧艺术社《草莽英雄》三戏的演出活动，充当群众演员，从排练到演出，跟着洪先生的导演走，扩大眼界、耳濡目染地全面了解和熟悉演戏各个部门的职能和相互间的合作，一个综合性艺术门类的体现。这是扩大化的课堂教育，实际上，让我们这些学子逐渐参入当时的上海话剧界。

《丽人行》是田汉老的作品，为了配合当时蒋管区的蓬勃发展的民主运动斗争而写的，“举世争和战，全民迫死生。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老夫子配合这场战斗，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政治责任心，勇敢地挑起导演重担，奔走沪锡之间，以闪电的速度，创造性地把戏推上舞台，在无锡演出 26 场，在上海演出 50 多场，受到文化人士广泛赞扬，社会上极其轰动。在政治影响上、艺术形象上获得双丰收。

《草莽英雄》是戏剧家阳翰笙的作品，主要演员有蓝马、王莘、冯喆等，老夫子为了让演员有切身体会，特邀来青帮会的龙头大哥介绍“摆香堂”的仪式和动作。排戏时，亲眼看到老夫子为一演员“吃小灶”，反复排练，直到他认可满意为止。

《大凉山恩仇记》是李洪辛的作品，写彝族同胞生活的戏，洪先生特邀请部落首领，介绍他们的风俗习惯的礼仪，使台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有生活根据。要我们班上的同学，按饰演的角色，对口观摩学习。

在这许多的艺术实践中，我们逐渐认识和熟悉老夫子在导演时的习惯、脾气、风格，他总是那样认真负责，一出戏往往先要写成预案，现场反复推敲试验，与演员商量，耐心细致，然而，威在不言中，表现出来的气魄，很有股子震慑的力量，俨然是一位在疆场上指挥作战的将军。

洪先生关心同学在政治上的进步，鼓励大家走出校门，到社会实践中长见识，经受锻炼。例如，开学后不久，1946 年 10 月 4 日，上海各界人士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由郭沫若、李济深等人发起，于天蟾舞台举行。洪先生告知大家，可以前去参加，没作硬性规定。进会场

时，一眼望去，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物，早已散坐在场内，有的暗藏铁尺短棍，有的脚翘在椅背上，杀气腾腾准备闹事。重庆较场口流血事件，很可能再度上演！大会开始才知道是洪先生担任司仪，主持大会，风口浪尖胆略过人，会前他就说过准备做闻一多第二，面对特务的威胁，沉着冷静，指挥自如，表现得大勇若怯。沈钧儒主祭，多位名人发言，最后邓颖超大姐代表周恩来同志出席，宣读了他的悼词：“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人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顿时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会场上五千人，斗志昂扬，正气压倒邪恶，特务未敢闹事。大会成功，显示出反独裁、争民主的最强音。

1946年10月，在国民党上海参议会会长潘公展主持下，通过裁撤戏剧学校的决议，引起社会公愤，一时掀起护校斗争，全校同学去向国民党市长吴国桢请愿抗议。洪先生等171位著名人士发表告社会人士书，致当局领导人的公开信，并且召开记者会，抗议反对裁撤决议。洪先生还单独写信给教育局顾毓秀、李熙谋提出保存学校的意见。北平、天津戏剧界也声援，经过几个月的斗争，“裁撤”终被取消，然当局仍继续施压，有关人士慎重研究，校长顾仲彝、教务长吴仞之提出辞呈，洪先生建议请熊佛西担任校长，同意吴天为教务长。

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向解放区进攻，在上海血腥镇压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汹涌澎湃的民主运动，斗争形势紧张。1947年2月15日，第四届戏剧节纪念大会召开，各个剧种观摩演出，丰富多彩，洪先生撮合梅兰芳与周信芳合演京剧《打渔杀家》，梅、周同龄人，幼年时代

的伙伴，以后在发展的道路上各自行成流派，难得同台演出，这次两人密切配合，聚精会神，异常感人，象征着上海戏剧界的团结，在民主运动中，上海戏剧界也有能量，其影响远远超出艺术范畴。我们初次接触到越剧、沪剧、淮剧、常锡剧、苏滩、通俗话剧、昆曲、京剧等等各个剧种，在百花园里开了眼界。想到洪先生在课堂上，曾讲到：“天亮”以后，主宰戏剧舞台的不可能是话剧。

洪先生在课堂上，对戏剧界的著名剧作家、导演、演员，时有谈论，谈得最多的就是田汉，称之为“我师我友”，《丽人行》的成功演出，最能说明他们之间是情同手足的亲密战友。1947年3月间，洪先生等名人发起，举行“田汉50寿辰及创作30年纪念会”，与会者千余人。洪先生自己担任主席，热诚地、由衷地发表激情的演说，从学问、处世、工作、态度诸多方面，赞扬田汉老，“田先生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随手抓一把都是中国的泥土。”当年，为某一名人祝寿，明眼人知道，这只是在蒋管区人们的一种斗争方式，真正的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围拢在进步、民主、革命的这一方面来。

更值得写的是，洪先生在复旦大学全力支持学生呼吁和平，反对内战，执笔写《我们对于此次学生请愿的意见》，之后又发布99位教授罢教宣言，与吴国桢、潘公展进行面对面斗争。一天，国民党军警突然袭击闯入校园，大肆打砸抢，搜捕进步学生，包围了洪先生的家，抓走了3位同学，他向校长抗议，追上囚车对被抓的11位学生大声喊道：请你们相信，我一定尽全力营救你们。一次学生集会，一特务学生持枪嗷叫“干掉洪深”，洪先生大义凛然怒斥：“我天天等着你们来枪杀我！”为了战斗，完全

把个人生死问题置之度外。在课堂上讲时，仍怒气未消。我们听了为之动容，深受教育，很敬佩他所表现的这种勇敢、大无畏精神，洪先生真正是一位疾恶如仇、爱憎分明、敢作敢为的民主战士好教授。

我们这些老夫子的学生，现都已七老八十的人了，然而仍不忘怀恩师，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感情，2002年12月31日聚集在江苏省文联，召开了个《纪念洪深先生诞辰108周年座谈会》，以崇敬的心情，畅谈当年，感动之处竟不少人泣不成声。古今作了详尽的发言，从青少年说起直至逝世，系统介绍洪先生的为人，跟着共产党战斗一生。古今从1996年起着手搜集资料，经过遴选，整理编著成册，的确投入极大的精力，可谓十年磨一剑也。田野讲了两位中国话剧的奠基人——洪先生和她父亲田汉的亲密友谊，并誉洪先生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30年代在白色恐怖下，曾坚决完成党交给他的重要任务。座谈会还谈到当年殷乃成演出独角戏《逃兵》，反内战的题材；戎德亮演出讽刺戏《天下为此公》，扮演祸国殃民的独夫蒋介石，在伟大群众民主运动面前悲音哀鸣，在几个大学里受到热烈的欢迎，特务追捕，学生保护着转移。洪先生在天有灵，也会引以自豪，会赞赏他的关门弟子们，都没有辱没他的声誉。勇敢、坚强、耿直、真实、坦荡、热情、豁达大度、临危不惧是恩师的为人，他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2008年国庆日

目 录

序（一）	汪 培	(1)
深情缅怀恩师洪深先生（序二）	赵 沂	(1)
1894 年（清光绪二十 年） 1岁		(1)
1900 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7岁		(3)
1904 年（清光绪三十 年） 11岁		(4)
1906 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13岁		(5)
1907 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14岁		(6)
1911 年（清宣统三年） 18岁		(7)
1912 年（民 国 元 年） 19岁		(11)
1913 年（民 国 二 年） 20岁		(12)
1914 年（民 国 三 年） 21岁		(14)
1915 年（民 国 四 年） 22岁		(17)
1916 年（民 国 五 年） 23岁		(20)
1917 年（民 国 六 年） 24岁		(24)
1918 年（民 国 七 年） 25岁		(26)
1919 年（民 国 八 年） 26岁		(29)
1920 年（民 国 九 年） 27岁		(35)
1921 年（民 国 十 年） 28岁		(38)
1922 年（民 国 十一年） 29岁		(41)

1923年（民国十二年）30岁	(44)
1924年（民国十三年）31岁	(50)
1925年（民国十四年）32岁	(59)
1926年（民国十五年）33岁	(64)
1927年（民国十六年）34岁	(72)
1928年（民国十七年）35岁	(77)
1929年（民国十八年）36岁	(87)
1930年（民国十九年）37岁	(102)
1931年（民国二十年）38岁	(117)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39岁	(125)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40岁	(137)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41岁	(154)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42岁	(167)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43岁	(184)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44岁	(202)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45岁	(230)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46岁	(244)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47岁	(252)
1941年（民国三十一年）48岁	(258)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49岁	(265)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50岁	(282)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51岁	(293)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52岁	(299)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53岁	(309)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54岁	(335)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55岁	(363)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56岁	(375)